

秦

漢

書

疏

東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安帝

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議郎

征西羌疏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効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鈇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  
之號盡力率屬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  
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  
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  
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  
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  
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  
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日食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竇

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  
修復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  
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  
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  
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  
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  
弟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  
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  
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  
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

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  
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  
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  
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  
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  
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  
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  
方今有道之世漢典六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  
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  
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  
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  
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  
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  
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  
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  
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

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  
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  
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  
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  
義以塞大異也

朱寵

字仲威京兆人  
大司農

上書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  
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

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  
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  
不訊鞠遂令鷹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  
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  
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陳忠 寵子

疏薦劉愷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  
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  
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伋少府荀遷臣父竈前忝司空伋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伋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具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

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  
以馱衆望

疏廣言路

時逢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  
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  
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弭盜疏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頗遭元二之厄百姓流  
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

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  
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  
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  
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  
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迹之科憲令所急至  
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

通行飲食猶今律云而頃  
過致資給與同罪也

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  
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  
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  
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  
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  
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  
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  
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

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  
謂督郵符檄也正法依

也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

疏復建武故事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

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  
塋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  
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  
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  
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  
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

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  
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  
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  
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  
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旣不  
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  
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  
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  
孝庶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  
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



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疏抑中使負寵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徇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

隔井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  
溢交豫蝗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  
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  
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  
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  
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  
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  
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

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  
時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  
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  
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  
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主

謙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  
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諫以灾皆切免公台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皆變咎輒  
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  
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  
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

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  
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讒日  
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瓌今者災異  
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  
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  
書決事多遣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

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

狼望匈奴中地名揚雄曰前代豈樂

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

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

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  
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  
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  
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旣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  
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  
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  
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

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上經有明誠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  
碎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

臣以爲敦煌宜

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  
萬里震怖匈奴

翟酺

字子超廣漢  
雒人尚書

諫用外戚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  
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  
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



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  
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  
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  
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  
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  
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

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  
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  
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  
極戒杜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  
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  
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  
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  
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  
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  
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  
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  
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

張璠

上書陳三策

時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讖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大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  
下計也

龐參

字仲達河南  
緱氏人大尉

徒中上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  
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  
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  
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人搏手  
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

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  
將軍騰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  
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  
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  
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楊震

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太尉

疏諫寵謁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  
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克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  
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  
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  
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  
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  
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  
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

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飾

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

夫悔仕於亂世小明者言周幽王大東不興於今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勞止不怨於下

亦勞止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 疏諫濫封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分志而

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

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

之復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  
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  
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  
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  
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爲阿母脩第

時詔遣使者代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

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勸動傾搖朝廷震復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

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

常孟詩曰彌彌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流虜鈔

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

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

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

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

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

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減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  
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  
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  
陛下度之

地震疏

豐憚等見震道巧諛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非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

節未兩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替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  
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  
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張皓

字叔明徒爲  
武陽人廷尉

諫誅趙騰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  
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  
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

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  
所以昭德示後也

東漢書疏卷之四終

東漢書疏卷之五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順帝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尚書僕射

諫立后不決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

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密簡求有德德同以年  
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  
以焦心冒昧陳聞

駁議察舉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  
書駁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



失策舉無過事竊思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旣  
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  
向定制六竒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甘竒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  
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  
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矣舊  
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

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朱穆

字公叔暉孫尚書

### 疏除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且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于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恣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

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虞詡

字仲卿陳國武平人尚書僕射

上書自訟

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

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詔上書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

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壞今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

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襲楊震之跡

疏復西羌

永建元年隴西鍾羗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  
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  
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  
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  
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  
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  
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  
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  
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  
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郎顛

字雅光安  
丘人郎中

論災異

順帝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

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具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

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  
以來園陵數灾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  
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烧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  
炎火并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  
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  
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  
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  
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  
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  
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  
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  
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  
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  
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  
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  
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  
必加也宜湏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  
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  
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  
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  
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  
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  
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  
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  
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踈小綱數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  
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  
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  
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條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  
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  
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  
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  
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

延慶號今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  
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  
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神聖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  
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  
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  
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  
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脩飾宮室其時旱其  
灾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  
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

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未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膏沴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

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法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

登則損法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  
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  
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  
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  
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  
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  
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  
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  
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

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  
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  
復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  
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  
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  
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  
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  
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  
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  
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禍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  
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  
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  
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  
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  
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  
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  
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  
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

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  
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  
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  
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  
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  
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  
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  
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

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  
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  
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  
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  
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  
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  
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  
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  
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  
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

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  
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祚祥未盡君子思

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戊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  
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  
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  
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  
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  
知厝身臣聞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  
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  
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  
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攻失士爲  
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  
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  
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  
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

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

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絮  
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  
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  
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  
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竒釋齒化阿有聲  
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  
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  
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復條陳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  
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  
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  
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  
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  
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  
六四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  
曰靈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靈  
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靈而解資雨

清淵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  
今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  
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  
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  
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  
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  
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黜以安黎元則  
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

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石魏人志中夫也見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金木俱東歲言南是也志生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鑒詳明堂志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  
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  
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  
春秋繁  
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  
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  
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  
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  
以庚申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  
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豕豕尾於里北  
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  
子縣子曰為之徒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今雨  
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  
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  
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  
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  
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  
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  
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  
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鼎鑊

張綱

字文紀  
涪子  
廣陵太守

諫縱宦官

綱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  
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  
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太漢初隆及中興之  
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

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奏誅外戚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  
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  
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爲  
封豕長蛇荐食上國

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  
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  
鄂人

上書陳事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  
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太位必先

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故能一貫

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愛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沓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棄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  
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  
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兩常不足思求所失則  
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  
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  
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  
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  
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  
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  
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

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  
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  
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  
望允寒災消不至矣

䟽關圖緯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  
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  
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  
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知者貴焉謂之讖書讖  
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

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  
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  
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  
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凡識皆云黃帝  
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  
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  
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  
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  
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

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  
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  
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末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王版或者至  
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  
爲證驗至於末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  
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  
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  
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

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  
典籍無瑕玷矣

史敞

上疏薦胡廣

時陳郡缺職尚書史敞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  
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  
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  
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  
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

家不矜不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  
廣在尚書劬勞日乂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  
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  
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  
所勸仰

左雄

字伯豪南郡涇陽人尚書令

上順帝疏

臣聞之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  
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



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褻豔用權七子  
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  
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  
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  
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

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  
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  
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  
書勩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  
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  
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

以奉法循理爲不佞髡銷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攻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

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  
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  
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劓之  
終身雖會赦今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  
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迨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求  
世不刊

諫封阿母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  
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  
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  
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  
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  
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

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  
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  
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  
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  
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  
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  
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  
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

周舉汝南人

災異對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  
請雨又下司隸禱祀名山大澤詔書下策問  
舉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  
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  
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  
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爾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  
郡人弘農太守

上書求自効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首

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憎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三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賢良方正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

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始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兩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寒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

玉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  
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  
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者也將軍兄  
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  
如其怠施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  
塘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  
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  
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龔等深思得賢  
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  
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

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平羗疏

延熹四年秋叛羗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羗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羗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刺交州賴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羗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羗豫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  
冗宮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郡  
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  
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  
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  
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  
其區區

上書自頌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

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因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辟羌令其文降天子墜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頌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  
威靈遂振國命羗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  
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故聽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  
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  
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  
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  
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  
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羗謝其錢貨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  
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  
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  
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遠理乎自永初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  
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  
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  
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得失對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  
使從福神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  
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  
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  
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  
門李膺王暢孔昱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  
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  
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  
可弭後福必降

黃瓊

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香之子司空

疏行籍田禮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

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  
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  
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  
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  
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補曰君子自  
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李固

字子堅漢中南鄭人  
大尉從事中郎

對爲政所宜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  
穆政化垂則崩震爲災斯皆閔之天心效於成事

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史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  
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  
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令  
時廢為齊陰王至今  
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  
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  
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摠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

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異及諸侍中還居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  
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  
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  
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  
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  
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  
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  
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  
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  
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  
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  
化導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  
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  
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  
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  
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

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駁議大兵遠發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  
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  
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  
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充豫四萬人赴之大將  
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

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  
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  
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

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千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

杜喬字叔業河東人太尉

諫封無功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  
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  
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王誅賞各  
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  
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  
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賚斧而人靡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  
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